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一至四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舉人臣史殿榮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四

路史

別史類

提要

臣等謹案路史四十七卷宋羅泌撰泌字長源廬陵人是書成於乾道庚寅凡前紀九卷述初三皇至陰康無懷之事後紀十四卷述太昊至夏履癸之事國名紀八卷述上古至三代諸國姓氏地理下逮兩漢之末發揮六

卷餘論十卷皆辨難考證之文其國名紀第八卷載封建後論一篇究言一篇必正劉子

一篇

案必正乃涉反人之名其姓今不可考謹仍原本書之

國姓行慶

紀原一篇蓋以類相附惟歸愚子大衍數一

篇大衍說一篇四象說一篇與封建渺無所

涉考發揮第一卷之首有論太極一篇明易

象象一篇易之名一篇與大衍等三篇為類

疑本發揮之文校刊者以卷帙相連誤竄入

國名紀也必自序謂皇甫謐之世紀譙周之  
史考張愔之系譜馬總之通歷諸葛耽之帝  
錄姚恭年之歷帝紀小司馬之補史劉恕之  
通鑑外紀其學淺狹不足取信蘇轍古史第  
發明索隱之舊未為全書因著是編餘論之  
首釋名書之義引爾雅訓路為大所謂路史  
蓋曰大史也句下註文題其子革所撰核其  
詞義與泌書詳畧相輔似出一手殆自著而

嫁名於子殿皇古之事本為茫昧必多採緯  
書頗不足據至於太平經洞神經丹壺記之  
類皆道家依托之言乃一一奉為典要殊不  
免龐雜之譏發揮餘論皆深斥佛教而說易  
數篇乃義取道家其青陽遺妹一條論大惑  
有九以貪仙為材者之惑諛佛為不材之惑  
尤為偏駁然引據浩博文采瑰麗劉勰文心  
雕龍正緯篇曰義農軒皞之源山瀆鍾律之

要白魚赤鳥之符黃金紫玉之瑞事豐奇偉  
詞富膏腴無益於經典而有助於文章是以  
後來詞人採摭英華泌之是書殆於此類至  
其國名紀發揮餘論考證辨難語皆精核亦  
多祛惑持正之論固未可盡以好異斥矣乾  
隆四十三年閏六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瑄

欽定四庫全書

提要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一

前紀一

初三皇紀

初天皇

初地皇

初人皇

事有不可盡究物有不可臆言衆人疑之聖人之所

宋 羅泌 撰

稽也易有太極是生兩儀老氏謂有物混成先天地

生而盪者遂有天地權輿之說

儀匹也不曰二儀者二有先後兩無彼此

有相匹之意矣天一地二者此先後之言爾地亦惟一而云二者言下已落第二也李明之衡山記云朱

符謂火箭如兩儀成變化不可缺一當有識者辨之有太極說見發揮

夫太極者太一

也是為太易

太初之始

列圉冠曰有形生于無形

無形天地之始

有形萬物之母

天地之初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太

易者未見氣太初者氣之始太始者形之始太素者

質之始氣與形質具而未離曰渾淪

混沌也河圖括地象云易有太

極是生兩儀兩儀未分其氣混沌

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

曰易

易內篇云日月相逐為易有易象象及易之名二說見發揮

易無形埒

大衍之數

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則無其一矣以奇數倍之為五十而一無倍是之謂無形埒

易變而為

一北方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

七衍數九玄數此河洛自然之用世

莫能名夫一至七返矣至九還矣還返變通之謂也是所謂易者豈牽合哉

九者究也九

變復而為一

始則終終則始會九而復元變九而復貫易卦自一變至七為歸魂而本宮之

氣革矣復二變而返乎本體是復變為一也九轉之道亦數之足爾

一者形變之始也

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有體而一無體是故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地之體數四而

用者三不用者一一者數之始而非數也二二而四  
三三而九以至九九八十一皆可變以乘而一不變  
百則十也十則一也故亦不變去  
其一而極于九皆用其變者也  
清輕而騫者為天

濁重而墜者為地冲粹而生者為人

此上本易乾鑿度之文引見列

子知此說則可以究天地之蘊矣

天地壹縕萬物化醇男女會精萬

物化生而庶彙繁矣

天地交而萬物生也夫一氣之中五行並育而五行之生各一

其性乾道成男坤道成女自是衍之則為十為百為千萬如果核既坼則根生幹幹生枝枝生葉斯謂三

生萬物

雖然治故荒忽井魚聽近非所詳言而往昔載

諫又類不融正閏五德終始之傳乃謂天地之初有

渾敦氏者出為之治

即代所謂盤古氏者神靈一日九變蓋元混之初陶融造化之

主也六韜大明云召公對文王曰天道淨清地德生成人事安寧戒之勿忘忘者不祥盤古之宗不可動也動者必凶今賴之會昌有盤古山本盤固名其湘鄉有盤古保而零都有盤古祠盤固之謂也按地理坤鑑云龍首人身而今成都淮安京兆皆有廟祀事具徐整三五歷紀及丹壺記至唐袁天綱推言之真源賦謂元始應世萬八千年為一甲子荆湖南北今以十月十六日為盤古氏生日以候月之陰晴云其顯化之所宜有以也元豐九域志廣陵有盤古冢廟殆亦神假者錄異記成都之廟有盤古三郎之目庸俗之妄餘

詳發揮

繼之以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

下卷所紀三靈者

在洞神部又有所謂初三皇君

詳見發揮

而以此為中三

皇蓋難得而稽据然既揄之矣此予之所以旁搜旅

摭紀三靈而復著夫三皇也

諸書說三皇不同洞神既有初三皇君中三皇

君而以伏羲女媧神農為後三皇周官大戴禮六韜三畧文列莊子不韋春秋有三皇之說而劉恕以為孔門未有明文孔安國曰伏羲神農黃帝之書謂之三墳世遂以伏羲神農黃帝為之三皇斯得正矣至鄭康成注書中候勅省圖乃依春秋運斗樞紐黃帝而益以女媧與洞神之說合然白虎通義乃無女媧而有祝融甄曜度與梁武帝祠象碑則又易以遂人蓋出宗均援神契注與譙周之史攷紛紜不一故王符云聞古有天皇地皇人皇以或及此亦不敢明至唐天寶七載始詔以時致祭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于京城內而王興建言唐家仙系所宜崇表福區請度昭福作天華上宮及靈臺大地娑父祠於是立三

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  
堂是則太古天皇外復別立三皇矣

渾敦氏之世但

聞罕漫而不昭晰有不得而云矣王充曰古之水火  
今之水火也今之聲色後之聲色也鳥獸草木人民  
好惡以今而見古由此而知來千世之前萬歲之後  
無以異也事可知者聖賢所共知也不可知者雖聖  
人不能知也非學者之急今一切隔之

路史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二

宋羅泌撰

前紀二

中三皇紀

天皇氏

天地成位君臣道生粵有天皇

易通卦驗文按洞神部以此為中三皇君是君

臣道生之後

是曰天靈

外紀云十二頭號曰天靈

望獲強尊

以獲為名以望為姓字子

潤號中天皇君並詳洞神部

頤贏三舌

十二文

驤首鱗身

傳記三皇皆蛇身此亦形

相爾說在  
女媧紀

碧盧禿褐

丹壺記

首出庶物君有五期

五行期運一云

猶五條非

實司元化歲紀攝提

見徐整歷紀

斟元陳樞以立易威

春秋保乾圖云天皇于是斟元陳樞以立易威言斟酌元化該皇極以建易道宋君云威則也言斟酌元氣陳

列樞機之行以秉籙司契無文不懷乾曜迨元像符合

氣

以太微黃書云天皇象符以合元氣長生之要

亭毒萬有風行焱逝

亭蓄其形毒散

其靈書八會

玉經隱注云三皇天文謂之太上玉策按洞神第十四一天皇內字二地皇內紀三

人皇內文皆三元八會自然成文鳥迹之始也真誥曰八會文章之祖也一皇演八會之文為龍鳳之章雲篆

之迹是矣太微黃書云靈書八會字無正形

自然洞神

三皇經云三皇自然之文皆以金玉為用

天皇所授玄玉為簡青玉為文地皇所授皇玉為簡白  
玉為文蓋道家者流以三皇經為三墳大洞經云三皇  
經者玉真洞清上清洞玄太清洞神也三洞蒼元經云  
洞真上清也洞玄靈寶也洞神三皇也然近代三墳書

非此也有

**玉券十華**

洞神經有三皇印三皇玉券一曰  
金契三皇經云自然之文皆綴以

金鈎置以玉案覆以珠  
巾芬以五香恃以十華

**人風真淳**

太真科云大化始立  
人風真淳故三寶度

三品之人洞神名僊寶之道接三皇之世洞玄名靈寶  
之道明三才度五帝之世洞真名天寶之道紀清正之

方濟三

**體真得極**

靈寶經云三一者上一真帝之極中  
一真皇之主下一真王之妙天皇得

極故上成皇極地皇得主故上成正一人皇得妙故  
上成衆妙三皇體真而守一其真極也得一而已

**提**

**名旋復**

提名策名也旋  
復言其變化

**無門無旁神運四輿被迹無外**

無熱之陵

適甲開山圖云天皇出于桂州即無外山也鄭康成云無外之山在崑崙東南萬二千里

水經注云或言即崑崙榮氏云五龍及天皇皆出其中

三輔九翌為世億齡

項峻始學

篇天皇十三頭皇氏洞紀云一姓十三人也他書皆然獨春秋緯言天皇地皇人皇皆九人分為九州長天下故河圖括地象云天皇九翌提名旋復蓋輔翌者九人爾易通卦驗云天皇氏之先與乾曜合元君有五期輔有三名注云君之用事五行更王者亦有五期三輔公卿大夫也故禮記正義謂三才既判尊卑自然而有天地初分即應有君臣治國第年代綿遠而無文爾三輔九翌併皇是十三人

地皇氏

天皇氏逸地皇氏作出于雄耳龍門之岳

見適甲開山圖

鏗名

岳姓

字子元號中地皇君

馬踳妝首十一龍君迭辟繼道

地皇十一君皆

女面龍額馬踳水經注榮氏云兄弟十人面貌皆如女子而相類蛇身獸足出龍門山

主治荒極

雲章載持逮天協德與地侔賢

洞神經云中地皇君主治八荒四極四海山川

太始之元

三皇一一等經云中天皇以平初元年出治中地皇以太始元年出治平初太始云

上竟號年按道書有元景延和赤明延康康泰龍漢開皇無極等號而武帝內傳又有青虛三統經序有中皇之類悠悠無驗特取

上成正一不生不化覆却萬物

覆于

下却于後正一見上紀

得道之乘立乎中央神與化游唯庸有光

見中子等書立中道也

鬼出電入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

鴻烈解

爰定三辰是分宵晝

見通歷或謂三辰有度晝夜

特後世作儀器以揆躔度準盈虛以正昏明者固非移日月而易晝夜也是知躔度晷景之用有自于此矣

魄死魂生式殷月候

通歷云地皇以三十日為月十一月為冬至亦見高氏小史此亦本

自然爾凡事有出而無攷姑取以証者此之類也

諸治徑易火紀周正

帝系譜云天皇

氏以木王地皇氏以火紀始學篇亦謂天皇以木德王故或有疑二皇為義炎者非也

草榮木替

亦號萬齡

三皇經天皇地皇人皇開治各二萬八千歲而河圖帝系譜等天地二皇俱萬八千歲始

學篇則云八千歲按真源云盤古氏後有天皇君一十三人時遭劫火乃有地皇君一十一人各萬八千餘年乃有人皇君兄弟九人結繩刻木四萬五千六百年皆難取信夫太素冀莖固有定數然方此時歲歷未著焉

從而紀之哉三墳書以一歲為一易草木蓋以草木周  
禪為之紀辨爾今都波之人莫知四時之候女貞之俗  
不知正朔紀年但云已見草青幾度流求之國以月生  
死辨時以草木榮枯為歲僂崖觀禽獸產乳識時占儲  
芋成熟紀歲土番以麥熟為歲苜蓿宕昌黨項皆候草木  
以記時序太古之世中國之俗有以與蠻夷同斯不疑  
者曰萬齡者亦  
號數之萬爾

伯陽父曰太古二皇得道之秉立乎中央神與化游  
以撫四方是故能天運地埶而輪轉無廢水流不止  
而與萬物相終始然不曰三皇者豈非泰皇之世人  
道大備非復二皇之代故退首乎十紀而不遂與二

靈參邪予故從之別紀二靈而返泰皇氏于九頭紀

九頭紀

泰皇氏

地皇氏逸于有人皇九男相像其身九章

見雄書

胡洮龍

軀

姓愷名胡洮字文生人面龍身九頭

驤首達腋

玉篇云亦臂也今作掖腋

出刑馬山

提地之國

適甲開山圖云人皇出于刑馬山提地之國山今在秦州伯陽谷水出之老子之所至

相厥山川形成勢集才為九州謂之九囿

見雄書春秋命歷叙云人

皇出暘谷分九河

別居一方因是區理是以後世謂居方氏

見三



墳又雜書云人皇出于提地之國兄弟別長九州已居  
中州以制八輔則九州肇此分矣今石碣有九皇里非

一所也

太平元正肇出中區

太平元年正月出治大中祥符五年神祖降言上天祐德

之意以為玉清分職實曰九天司命在昔乃為人皇蓋九人之一亦嘗降治國家之始祖云

駕六提

羽乘雲祇車

見雜書寰宇記作抵車誤

制其八土為人立命守一得

妙人氣自正

太平經云三皇之時人皆氣清深知天地之至情故悉得至道

爰後風雨

以御六氣昭明神靈光際無臬挺洞萬物無門無毒以

叶言教為天下谷

言教如云言辭猶文教也

迪出谷口

谷口古塞門或云上陽谷

蜀秦宓傳云三皇乘祇車出谷口謂今之斜谷樂史從之妄矣

還乘青冥覆露六幕罔

不承命

上下四方

道褒高厚何德之僭其所付畀與人天參

離艮是仇

離書適三辟云人皇別長九州離艮地精生女為后夫婦之道始此又見春秋命歷紀

有佐無位主不虛王臣不虛貴

文子鵷冠子云九皇之制主不虛王臣不虛貴

階級尊卑名號自居吏民于次者無國歷寵歷錄副其所付授與天人參相結連鉤考之具不備也

政教

君臣所自起也飲食男女所自始也

此言政教君臣所自起飲食男女所

自始則前乎此者無政教無君臣有不男女不飲食者矣他可類推

當是之時天下思服

日出而作日內而息無所用已頽然汔終為世之日兩

皇並隆

右中天皇而下河圖年代歷等皆記之三五歷云人皇百五十六代合四萬五千六百年小司

馬氏取之不足稽也寶積記云斯頻國石室中有三星石像皆龍形長六丈天皇十二頭地皇十一頭人皇九頭頭者人也若今數牛魚然古質故爾

有天地則有萬物有萬物則有男女有男女則有夫婦有夫婦則有父子有君臣道也昔者太極泮而渾敦氏職焉渾敦氏逸而有初三皇君三皇射而二靈作二靈後乃有十紀其六在鉅靈氏之前百七十有八姓其四在鉅靈氏之後三紀五十二姓而䟽乞之紀自黃帝始其歲之遠近置而勿論可也錄條刺于

右端

春秋命歷序云自開闢至獲麟二百二十七萬六千歲分為十紀易乾鑿度及春秋元命苞皆

云二百七十六萬歲每紀為一十六萬七千年廣雅因之均為誕妄夫二十九萬一千八百四十歲而反太素冥筮此道之根本也推蹟于歷數之理者能知之有太素之年說見餘論

其一曰九頭是為一姓紀則秦皇氏紀也

秦丞相綰曰古有天

皇有地皇有秦皇秦皇最貴貴者非貴于二皇也以其阜民物備君臣政治之足貴也按孔衍春秋後語秦皇乃人皇張晏云人皇九首韓敕孔廟碑云前開九頭以叶言教是也秦皇即九頭紀舊記不之知爾真源賦云人皇厭傳塵事乃授籙于五姓知為九頭紀也韋昭亦云人皇九人所謂九皇然鵩冠子所稱九皇則又非此至董仲舒繁露乃推神農為九皇異矣

五龍二是謂五姓紀治在五方司五類五方之象類布山

岳

張陵二十四治圖云伏羲造天地五龍布山岳也

方是時也世亟巢穴日

月貞明

真源云五姓乘雲車而治天下時人穴處巢居日月貞明一曰五龍紀

蓋龍德

而正中者也漢世祠之膚施

春秋命歷序云皇伯皇仲皇叔皇季皇少五姓

同期俱駕龍號曰五龍遁甲開山圖云五龍見於天皇榮氏云五龍爰皇後君也昆弟五人而龍身然以五音五行分配為五龍之名如角龍木僊之類而以宮龍土僊為父又言五龍以降天皇兄弟十二人分五方為十二部法五龍之迹行無為之化為十二時神是天皇在五龍之後妄矣酈元水經云父與諸子俱僊治在五方亦見李善游僊詩注今上郡奢延膚施縣有五龍山蓋其出治之所也故漢宣帝立

五龍僊人祠于膚施亦著地理志按膚施今隸延安  
五龍山在焉有帝原水黃帝祠九域志云五龍池有  
黃帝五龍祠四在山上亦曰僊泉祠寰宇記五龍泉  
出山東一里平石縫雄吼甘美上有五龍堂而五龍  
谷水乃在耀之雲陽縣雲陽宮  
之西南又非上黨之五龍山也

攝提三 是謂五十九姓紀

孟詵錦帶前書謂之括提紀或作提捷提捷皆非蓋

攝提首紀爾

太史公言九皇氏沒六十四氏興六十四氏

沒而三皇興是也謂六十四氏蓋併五姓而言而所

謂三皇者乃合雒之三姓也在漢皆餽

漢舊儀云凡聖王之法祭

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古之人能紀天地五行之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祭祀皆以人事之禮

食之天與土地金木水火土石是矣又祭三皇五帝  
九皇六十四氏凡八十有一姓皆古帝王也故鄭釋  
周官以三皇五帝九皇六十  
四氏為四類氏或作民誤

合雒四是謂三姓紀

龜圖出雒從而合之所謂黃帝合而不死者或作雄又轉為熊

俱教人穴居

錦帶書云合雒四姓教人穴居有巢教人巢居四姓謂叙命紀

乘蜚鹿

以理

見真源賦

連通五是謂六姓紀

或作連通

乘蜚麟以理

見賦蜚鹿蜚麟蜚羊之類

蓋皆馬名如蜚菟青龍白鶴野麋娥鹿走孤騶吾等爾

叙命六是謂四姓紀

克以命叙而通之也

駕六龍而治

賦云五姓後付

七十二姓駕六龍而治天下七十二姓者攝提合雒連道叙命之四紀也然云次傳五龍氏又以六姓紀為後五姓次傳叙命紀合一百一十萬七百五十年至遂人則妄矣

右古六紀在鉅靈氏前

循蜚七是謂二十一姓紀自鉅靈氏而下紀也

德厚信

天下之人循其化以若飛也陶弘景譜歷云上古有循蜚紀

因提八如辰放氏之衣皮有巢氏之編莖遂人氏之

出穴皆因其變而舉之也

即十有三姓也諸記不一按雒書云三皇號九頭紀

次五帝號五龍紀次攝提紀次連道紀次叙命紀次因提紀次禪通紀次為合雒循蜚傳之謬爾



禪通九是謂十有八姓紀史皇氏之通封禪者十有

八姓也

三墳書作通姓氏又以九頭五龍提犍三紀在通姓後妄也大率此書雖有所取然淺陋

每難

据云

䟽乞十自黃帝氏而紀

䟽以知遠乞以審斷仁義道德之所用也

自秦氏

沒而嘗無君矣其于民也聚生羣處無君親之異仁

義禮智之所不用也施報往來之所不行也其有君

者五紀予不知幾氏矣司馬貞曰九紀之間豈惟數

千百載三二十皇而已哉而莊周之說易姓而王封

泰山禪梁甫者蓋七十有二代其有形兆整堦者千  
八百餘所然則宇宙之端握符登紀為萬物之主者  
可勝記邪予讀易大傳而知天地之有初翔於僻邑  
荒村恍見大古之俗顧豈俟身親而後信哉昔者成  
湯之問夏棘曰古初有物乎夏棘曰古初無物今烏  
得物使後之人而謂今之無物可乎冉求亦問於仲  
尼曰未有天地可知乎仲尼曰古猶今也曰然則昔  
吾昭然而今眊然何也曰昔之昭然神者先受之今

之物然又且為不神者求也祇稠新襲蟻蟲生之州

沼創出蟲魚產之一氣之易萬物自見故雖天地必

有初也而況于人乎

譚穀云道言天地初闢一日為雞二日為狗三日為猪四日為

早五日為牛六日為馬七日為人賤者易生貴者難  
甄故今人以建寅之月一日起至七為人日其源于  
此蓋不知也兩間之物彼亦一無窮此亦一無窮豈以不

接而遽蔑斷之哉茲固存而不論

泰皇以下五紀凡九萬歲十紀者舊

言六在遂人前鄭康成六藝論云遂人後歷六紀九  
十一代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方叔機注云九頭  
一五龍五攝提七十二合雉三連逋六叙命四凡九  
十有一如鄭所言則十紀皆在遂人之後而四紀又

在伏羲之後非也馬總之徒俱謂十紀通百八十有  
七代又云伏羲前三後六各立年歲亦惟取據張揖  
貞到徐整等  
爾皆不可質

路史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三

宋羅泌撰

前紀三

循蜚紀

鉅靈氏

鉅靈氏之在天下也握大象持化權乘太極而蹠灝溆

立乎無間行乎無窮揣九變化而與物相弊鏹

遁甲開山圖云

鉅靈與元氣齊生為九元真母

出於汾隄

汾水之隄上也其地隆起若尻隄然今成慶軍是廣韻云

鉅靈出于汾隄今華陰縣北一百二里  
有鉅靈廟九域志云鉅靈祠河中也  
揮五丁之士驅

陰易反山川正流並生神化大凝

李淳風小卷云元始判氣天皇上帝鎮立

名山各有所屬分野蓋當是時六合之門有未融者故  
鉅靈女媧之徒以神通智力出而贊化也五丁蓋非一  
按世本及蜀紀華陽志益州紀十三州志成都記等皆  
言五丁事蜀王開明負力能徙山通石則目以五丁矣  
又言五丁其時未有號謚但以五行  
方色為主故廟有赤黑黃白之帝云  
惟無恒處或云治

蜀蓋以其迹躔焉

傳載鉅靈之迹多在蜀豈別一鉅靈  
邪薛綜以鉅靈為河神蓋本水經所

引謂國語華岳當河河神鉅靈手盪脚踏開而為兩言  
之今國語亦無此文又漢武帝內傳時東都送一小人  
長七寸東方朔  
謂為鉅靈異矣

予既得丹壺名山之記又得呂梁碑獲逆帝王之世  
乃知天未喪斯文也丹壺書云皇次四世蜀山倏傀  
六世渾敦七世東戶十七世皇覃七世啟統三世吉  
夷四世九渠一世狶韋四世大巢二世遂皇四世庸  
成八世凡六十有八世是為因提之紀倉頡一世栢  
皇二十世中央四世大庭五世栗陸五世麗連十一  
世軒轅三世赫胥一世葛天四世宗盧五世祝融二  
世昊英九世有巢七世朱襄三世陰康二世無懷六

世凡八十有八世是為禪通之紀可謂備矣而又有  
鉅靈氏句彊氏自句彊而下次譙明氏次涿光氏以  
次至次民氏如下所叙總曰循蜚紀有號而無世自  
是而上亦惟有九皇氏地皇氏天皇氏又上而乃有  
盤古氏基之渾沌之說其言渾沌之初所謂上無復  
色下無復淵為說甚繁非足貽訓故絀焉自無懷降  
所叙與名山記大同此予之史篇所取獻者也鉅靈  
之號此世所聞焉者也遁甲開山圖云鉅靈與元氣



齊生惟始氣之先者又曰鉅靈胡者偏得神元之道  
造山川出江河神化之宜豈非鶚冠子之所謂尸氣  
皇者邪予得是書乃更為之不疑也然上之五紀卒  
寂寥而無詔系不得而綴矣茲亦可謂富也謹闕之  
以俟

以下辨論本史成而立說元不在正紀中子姓  
揖客準例諸史將便觀覽取之以附於逐篇之  
末故其中所用字俱在已所用有異覽者知之

句彊氏

譙明氏

涿光氏

伯益之書有譙明之山涿光之山而俱載於北經譙明涿光信其為繼治者乃知邃故之事非必無傳特恨幽介弗之究爾予觀於經而信二書之足丁也

鉤陣氏

黃神氏

黃神氏或曰黃袞黃頭大腹出天參政

見春秋命歷叙云出天齊政則

有官統故賈公彥云九頭紀時有臣無官人皇有輔佐  
燧皇伏羲既有官則其間九皇六十四氏有官明矣無

文字以知  
官號也

無易天生無散太璞按圖正端是致天極

冠鵠

子云物之始也傾傾至其有也碌碌至其成形端端正  
正勿損勿益幼少隨足以從師俗無易天生無散太璞  
自若則清動之則濁神聖踐承翼之位與皇神合  
德按圖正端以致天極兩祭四致聞以正息云云

三百

四十歲狃神次之號曰黃神

見命歷叙按道家亦有所謂黃神蓋與此異本起經

云三始之道太初者道之初也其初精盛則為元明名  
曰太陽又為元陽子丹乃化道君故曰道之初藏以太  
素是為一氣太素者赤氣也初變為黃名曰中和中和  
為老子乃化神君名曰黃神入于骨肉以之為人故曰

人之素藏以太始則二氣也太始者氣之始也黃氣乃復歸于白氣白若水精名之太陰為太和君此為三氣特亦體中之事而歸藏經言者黃神與炎帝戰于涿鹿則以為黃帝矣抑又非此

拒神氏

人皇氏沒拒神次之出于長淮駕六蜚羊政三百歲五

葉千五百歲

見春秋  
命歷叙

犁靈氏

東荒經有犁靈之尸犁靈氏之尸也以不壞

於予之路史亦異矣凡孔聖之未嘗言者予皆極言

之矣予非好為異也非過於聖人也夫以周秦而下  
汜於今耳之所納目之所接其駭於聽熒者夥矣况  
神聖之事凡之莫既者邪是堯舜崇仁義六經論語  
其理備矣顧且言之吾見焦唇乾呃而聽之者愈悠  
悠也是故莊周之徒罵以作之意以起之而後先王  
之道以益嚴然則予之所撫正亦不得不異爾予  
悲夫習常翫正與夫氛氛日趨於奇者之不可以虛  
言格也於是引其暱而景者著之此亦韓將軍學兵

法之義而蕭相國作未央宮之意也雖然詆詭亂惑猶弗薦焉覽者知夫讓王肱篋漁父說劍之惜則吾知免矣

大騶氏

大騶氏見于南密

河南密縣有大騶山記謂大騶氏之居即具茨也

或曰泰塊

昔者黃帝訪泰塊于具茨

中山經次七敏山之東三十里大騶山又次十一有大塊

山注滎陽密縣大騶山也即具茨今在許之陽翟集韻具茨山一作次疾詳黃帝紀言歸大騶即大騶氏一

曰大騶

姓源韻譜云天水有大隗氏云出于大隗氏

蓋設於無垓坫之宇而

臺簡以游泰清者後有隗氏大隗氏

姓苑等

鬼駝氏

鬼駝氏後有嵬氏饒氏攘氏剝氏鬼駝氏

嵬及鬼駝皆古侯國和嵬

史云古有大嵬氏鬼嵬氏鬼駝古通用潛夫論云嵬姓饒攘剝是也三國宜皆炎帝之代封之一作攘剝者訛

弇茲氏

泰逢氏

和山者實為河之九都吉神泰逢司之于萑山之陽出

入有光

見山海經今東陽有萑山孔甲畋處字音培集韻倍負同音培云河神一云倍尾山世紀云即

東首陽山太平御覽  
作黃山音為頻繆矣泰逢氏之神也

子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昔者宰我請問鬼神之  
名子曰氣者神之盛也魄者鬼之盛也合鬼與神教  
之至也故無鬼神則鬼神之名不立矣奈何季路之  
問事鬼則曰未能事人既問死則曰未知生說者往  
往以生死鬼神為性命道德外事有不可以致詰而  
子路未可與言故夫子不與之言夫若是則夫子既  
不誠於人之子矣聖人之言未嘗不自盡也鬼神生



死人事之大奚為而不語邪蓋能事人則能事鬼知  
生則知死矣生死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事而鬼神  
者特性命道德中之一物爾豈復外乎雖然神者天  
之徒鬼者物之徒也惟人之初與天為徒孰不具此  
神哉惟生之後開閉之不謹而好惡之偏適從而蔽  
之也古之聖人惟其然也是故開天之天而不開人  
之天閉人之實而不閉天之實開天者德生開人者  
賊生德生者陽明勝陽明勝故識性用賊生者陰濁

盛陰濁盛故物欲行識性用則歸於神物欲行則歸於鬼歸於神者與天為徒歸於鬼者與物為徒亦天地之理也今夫天陽而地陰魂陽而魄陰是故智氣歸天而體魄則歸地神陽而鬼陰君子陽而小人陰是故正直為神而儉險則為鬼德陽而欲陰男陽而女陰是故德盛成男欲盛成女禽陽而獸陰老陽而釋陰是故釋誤多毛老誤多羽君子於此其可不戔又戔而自墮於鬼物之區哉三五之時人聰明而淵

懿純天而不人是以黃帝太少神農顓頊專享乎其  
上句龍芒蓐祝融玄冥作配乎其下其事然也帝嚳  
而來不能紀邈然而禹強關伯玄枵諸稽實沈豳臺  
咎陶伯益豕韋夔稷之流秩猶不遷之祀橫窮卓偏  
剛毅一真烏往而不神哉叔末之人佔佞儉保褻溪  
利跂正直之道消而憊險之行多是以不能神明而  
歸于物詩云三后在天王配于京本賢愚也孔填不  
寧降此大厲逢吉凶也三塗六道其僭有自來矣期

期區畛亦予之熱熱肺也

冉相氏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

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此之謂真人

見南華真經注云  
環中中庸之道

中之為道帝王之心即治天下之正道而聖人所以  
示世入德之大方也自成世以來未有不本是以為  
政而能馴致於大治者今夫率意而射則終日無所  
中率意而視則終身無所與必也質的設而後天下

之手無異鄉日月揭而後天下之目無異屬聖人之  
道獨立乎中而後天下之心無兩從蓋中也者極之  
則世人之日月質的也衆見之所宗萬手之所會理  
之至義之盡配天地而不可以復進是故道得之而  
為太一天得之而為天一帝得之而為帝一帝一者  
立乎環中渾兮如有容泊兮如未始出其宗而茫兮  
無所終窮自伏羲氏以之傳炎帝氏以之傳黃無  
異付也堯帝氏以之傳舜舜帝氏以之傳禹無異語

也降及湯文伊尹周公而中之所以為變者盡矣春秋之世惟皇不極而厥庶民亦失其所以保極之道以故上慢下暴王室如燬數千百年而不之復則極之不建其禍正如此也嗟乎臯謨箕範中極之說備矣此家所有也大易之書明言中者五十有五所不言者否剝屯頤咸革賁遯明夷九卦而已內之中六十有四外之中亦六十有四得其中動罔不吉失其中動罔不凶是故否剝之五亦獲其吉而復泰之三

不免乎凶惟其中之不可失也雖然中庸之德民鮮  
久矣自漢諸儒取過不及之說類之孔伋之書世遂  
泥於過與不及之中求之亡其統矣夫君子之於中  
無過也有不及而已致廣大極高明夫孰得而過邪  
冉相之道茲其所以寂寥希濶而不繼之豈不慙歟  
聖人人倫之至者也欲為君盡君道欲為臣盡臣道  
盡倫盡制豈過不及之云乎而彼僉者附誠明假權  
變繳繞咕囁以綢其姻而濟其姦豈惟無忌憚哉其

不至於幸小人而病君子亦已矣此予之所以贊冉  
相氏而為中庸泚也

盖盈氏

若水之間禹中之地

若水之間地當川蜀在西南方此  
禹中之名所為立以知東北朔易

前聖之為有說不盡  
朔易說詳發揮一

有盖盈之丘盖盈氏之虛也

海內  
朝鮮

記南海之內禹中之國以去有九丘有陶唐之丘叔得  
之丘盖盈之丘昆吾之丘黑白之丘神民之丘以水絡  
亦陶唐昆  
吾之流也

大敦氏



雲陽氏

雲陽氏是為陽帝

見道書

蓋處于沙

沙長沙所謂萬里沙見道甲經今茶陵西

南十里雲陽山也又萊之掖縣有萬里沙祠

亦著甘泉以故黃帝以來大祀

于甘泉

甘泉山本亦曰雲陽在馮翊雲陽縣雲陽氏之常居

云丹徒

董覽吳地記云曲阿秦時

曰雲陽嶺太康地記云曲阿本名雲陽秦始皇鑿北坑以敗其勢截其道使阿曲而名吳錄云改曰丹徒天寶

元年曰丹絳北者非也

十道志言雲陽氏古之仙人開陽今屬潤

石山中有神龍池黃帝時雲陽先生養龍於此為歷代養龍之處水旱不時祀之中有神書鐵券玉石之記故

三輔黃圖引為雲陽先生然開山圖所言陽石山在絳北又非雲陽氏也

遁甲經云沙土之福雲陽氏之虛也可以長往可以  
隱處雲陽之山在衡山之陽只今茶陵之雲陽山也  
予游衡湘道其麓見山川之靈秀土膏水沉方皇不  
忍去亦意嘗有異人者自之西首山阜麗倚皆西面  
而北上朝衡嶺矣然考之皇甫紀實為少昊之封雲  
陽氏之蹤固在甘泉甘泉之山本曰雲陽以故黃帝  
以來每大祀于甘泉則長沙之地其亦為始封乎雖  
然丹陽曲阿亦秦世之雲陽嶺也吳地記錄曲阿正

秦代之雲陽嶺太史時言東南有天子氣在雲陽間  
秦人於是發楮徒三千鑿雲陽之北岡曲之因曰曲  
阿則今之丹徒也昔吳岑昏鑿丹徒至雲陽杜野小  
卒間而陳勲屯田鑿句容中道至雲陽西城則今之  
破岡瀆也故杜佑以丹陽為古雲陽而學道傳謂是  
茅山若絳北之陽石者非其正矣載言之流以為僊  
者蓋知其異也

巫常氏

泰壹氏

泰壹氏是為皇人

道言天真皇人者泰壹也杜甫云泰壹奉引包羲在右堯步舜趨禹馳湯

駭開圖挺紀執大同之制調大鴻之氣正神明之位者

也是故九皇傳授以索其自然之所生復自然之解與

天地之所始

見鵷冠子三皇經云皇人者泰帝之所使在峨眉山黃帝往受真一五才之法泰帝

者泰皇氏也傳言泰帝與神鼎說者以為伏羲失之三十九章經云九皇上真玉虛君也即泰皇矣今鵷冠子

有泰皇問泰壹天地人之事三孰急云

昔者神農嘗受事於泰壹小子

本草

經而黃帝老子皆受要於泰壹元君蓋范無形嘗無味

要會久視操法攬而長存者

開元詔盧鴻云鴻有泰壹之道竇華云洪荒無為之

道按鵬冠子云泰壹之道九皇之傳清成之初太始之末見不祥事於名理之外范無形嘗無味以要名理之所會抱璞內篇及玄錄皆言泰壹餌金液而仙而毫人繆忌謂泰壹者天人之最貴故漢武以李少翁之言祠泰壹于甘泉然道書謂泰壹君者諱臈又言身中亦有所謂泰壹者諱務猷蓋不足攷

有兵法雜

子陰陽雲氣黃冶及泰壹之書兵法雲氣書傳間出而

黃治雜子漢後不復見

漢志七略有神農兵法黃帝兵法又有泰壹兵法一篇有伏羲

雜子黃帝雜子又有泰壹雜子五十三篇泰壹雜子星二十八卷泰壹雜子雲雨三十四卷泰壹雜子黃治三十一卷泰壹雜子候歲二十三卷泰壹陰陽二十三卷兵法今或見之兵書

其書言黃帝謁

峨眉見天真皇人

三一經云黃帝游靈臺青城山絕巖之下見天真皇人而上清記龍蹻經

四極明科苞元玉籙抱璞子等皆言黃帝謁峨眉其事甚著或云在青城乃見竈封於青城爾事見玉匱竈封告帝曰天真皇人在峨眉山因授龍蹻等事見上清記及青城等記今青城有竈封洞室軒后壇及黃帝轍跡

甚多

拜之玉堂曰敢問何為三一之道皇人曰而既已

君統矣又咨三一無乃朗抗乎古之聖人盍三辰立晷

景封域以判邦國山川以分陰陽寒暑以平歲道執以

衛衆交質以聚民備械以防姦車服以章等皆法乎天

而鞠乎有形者也天地有啟閉日星有薄失治亂有運

會陰陽有期數賢愚之蔽壽夭之質貴賤之事吉凶之故一成而不變類氣浮於上而精氣萃于下性發乎天命成乎人使聖人以為之紀是以聖人欲治天下必先身之立權以聚財葵財以施智因智以制義由義以出信仗信以著衆用衆以行仁安仁以輔道迪道以保教善教以政俗從俗以毓質崇質以恢行勤行以典禮制禮以定情原情以道性復性以一德成德以叙命和命以安生而天下自爾治萬物自爾得神志不勞而真一

定矣予以蕞爾之身而百夫之所為備故天和莫至悔  
吝屢虞生殺失寒暑之宜動靜戾剛柔之節而貪欺終  
無所用無乃已浮乎黃帝乃終身弗違而天下治其為

教也至矣

此所謂玉珮金璫妙文也自使聖人以為之紀以上集仙錄稍革其語以為雲華告禹之

言水火大淵之事其所言哉

楊谷授道記云黃帝見天皇真一之經而不決遂周

流四方謁皇人於峨眉而問真一之道其言大率論水火絳宮大淵之事云

予所叙古之帝王其世治壽考無以稽矣計其年皆  
不乏三數百歲黃帝曰上古之真人壽蔽天地蓋天



真全而天一定不滑其元者也又曰中古之時有至  
人者益其壽命而强者也亦歸於真人而已蓋乘間  
維而基七衡陵固闔而隘八落者也又曰後世有聖  
人者形體不蔽精神不越亦可以齡逾數百雖有修  
縮之不齊亦時與數當然爾然未有不死者見素問天老養  
生經老子云人生大期以百二十年為節度護之可至千歲釋氏有所謂無常經  
云天地及日月時至皆歸盡此言雖陋以台觀之物  
莫不有數有數故雖天地莫能逃山亡川邕郡陷谷

遷沙漠遺舊海之蹤厓險著蟠羸之甲晉殿破檻昆

明劫灰則所謂地屢敗矣

河側州郡今歲在河南明年決出河北東西海岸亦

皆如是今西北荒外沙漠之間皆是滄海遺跡而太行麻姑朱崖等山險崖石罅皆是羸蟠之殼顏魯公

等以為桑田之變者也

土石自天星隕如雨或夜明逾晝或越

裂崩地則天有時而毀矣

雨土靄石星實夜明並詳發揮雨粟說天崩裂事後

世尤不勝多漢惠二年天東北開晉太康二年西北裂大安二年天中裂咸和四年西北又裂昇平五年天中裂哀帝即位又裂梁太清二年西北裂陳至德元年十二月從西北開至東南或百丈或數十丈有聲如雷山雉皆叫或見宮室之類按內經云天墜將相死若見名字妄言語為凶殃十二年易主蕭子顯

齊書永元中夜天開而時趙錄建元初天大裂麟嘉  
二 年天崩五年又崩唐乾元四年正月十八天中半  
裂是均于幻然亂應可知故曰乾坤毀則無以見易易不可見則

乾坤或幾乎息矣宛首亦曰天地運度亦有否終日

月五星亦有虧盈而況於人乎

宛首道君之號

奈何封君世

辟不知乎此蔽於方士之言以求不死不死邈然而

小者亂貽天下大者喪身失國不可勝數矣稽之其

徒初無是說許玉斧言黃帝鑄鼎以疾崩葬橋山莊

周言老子之死秦佚弔之三號而出而師曠亦謂周

太子晉色赤不壽後三年而死孔子聞之曰惜哉殺  
吾君也是老子初無青鹿上陞之事黃帝初無蒼龍  
高蹈之言而子晉初無綵鳳空騫之語皆方士之徒  
設辭以愚弄其君而取寵亦自其教之害焉且物壯  
不老是謂不道陰陽固有終變倓仝千歲彭祖七百  
亦必死而已矣而荒君亂主方僕僕信事之以至于  
敗亂而終不悔豈不懷哉昔班生謂道家本出史官  
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然後知秉要以自守

清虛以自持君人南面之術而老君亦令冠謙盡去  
三張偽法盡氣穢事謂大道清虛顓以禮度為首豈  
有茲事竊究其要與世禮正詡詡而尤以信行為輓  
軌初無不死之言子貢有云死生有命而孔子亦曰  
衆生必死自古皆有死使孔子而非聖人則斯言為  
不可信予悲夫世主之甘心於其聾瞽而不悟也故  
博觀死生之際而極論焉尚其曉然知之而不蹈於  
悔也

空桑氏

卷三

空桑氏以地紀空桑者兗鹵也其地廣絕高陽氏所嘗居皇甫謐所謂廣桑之野者或云窮桑非也窮桑在西

小顓之君

詳少昊紀

若乃伊尹之生共工氏之所灌則陳留

矣

伊尹產空桑在陳留非魯地呂不韋等謂伊尹之母化為空桑尹生其中大妄

空桑在東窮桑在西歸藏啟莖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蓋指隅夷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

游於大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空桑而干寶  
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竇在魯南山之穴  
故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  
說者指云空桑槩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  
乃若共工氏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為莘陝之間  
伊尹莘人故呂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空桑  
故城在今陳留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  
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此矣拾

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  
垂少昊之居梁雖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  
於小顓而遠遊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  
昊之稱而小顓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為咸陽故咸陽  
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曜漢甘泉  
宮即武帝之太畤也顓頊繼少昊者故世紀顓頊亦  
自窮桑遷商丘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為在魯  
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顓達云言魯北者相傳



言爾蓋以定四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虛逆之而樂  
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  
少昊在西予既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既在西極則魯  
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虛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  
登帝位非空桑也

神民氏

天地開闢爰有神民民神異業精氣通行

見潛夫論卜列

都于

神民之丘

山海經陶唐等九丘有神民之丘蓋其所處

一曰神皇氏駕六蜚

鹿政三百歲

春秋命歷叙

倚帝氏

都倚帝山

山海經有倚帝之山唐吳筠下第遂居南陽倚帝山即此竇子野云今內鄉東三十里跡

立山也

次民氏

次民氏是為次是民

洛書摘亡辟注以次是民為皇次屈非也

次是民沒元

皇出天地易命以地紀

此春秋命歷叙文與洛書摘亡辟同注云次民沒民始穴處之

世終也六皇者此此以下辰放氏而始

穴處之世終矣

丹壺之書其不繆歟今既闕著而或者有不厭命歷  
之叙其亦有所來乎胡為而多盍也貴人云何子之  
好言古曰有是哉今古一也若以古為見邪苟況有  
言詐人者謂古今異情是以治亂異道而衆人惑焉  
彼衆云者愚而無知陋而無度者也于其所見猶可  
欺也況千世之上乎彼詐人者門庭之間猶挾欺也  
況千世之上乎以心度心以類度類以說度功以道  
觀盡今古一也類不孛雖久同理故往緣曲而不迷

也五帝之時無傳人非無賢人久故也五帝之中無傳政非無善政久故也虞夏有傳政不如商周之察也而況次民倚帝之時乎以今觀今則謂之今也以後而觀則今亦古矣以今觀古則謂之古以古自觀固亦謂之今也古豈必古今豈必今特自我而觀之千世之前萬世之後亦不過自我而觀爾傳近則詳傳久則略略則舉大詳則舉細愚者聞其大不知其細聞其細不知其大是以文久而惑滅節族久而絕

曷古今之異哉

右循蜚紀二十二氏六十餘世

路史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四

宋 羅泌 撰

前紀四

因提紀

辰放氏

辰放氏是為皇次屈

宋均注春秋命歷叙云辰放皇次屈之名也洛書摘亡辟以次是民

即皇次屈非也

渠頭四乳駕六蜚麇

太平廣記作飛麋

出地郭

宋均云地郭地

名而從日月上下天地與神合謀

注云從謂順度

古初之人卉

服蔽體次民氏沒辰放氏作時多陰風乃教民撻木茹

皮以禦風霜

茹蘊也茹毛蘊被其毛

絢髮閏首以去靈雨而人從

之命之曰衣皮之人

命歷叙言被木枝者也

治三百有五十載

同上

云離光次之

事之始未有不善其末未有不敝服舍器用王道之

本也自生民以來至黃帝而大備創修增革更幾聖

而後至蓋天下之事因乎時不因則不立不時則不

成時之所未厭雖聖人不能以強去時之所未安雖



聖人不能以强行若興若廢特顧其時而已矣始古之時蛇獸方興鴻水未息人之患也極矣聖人者作涇沈鴻而致之海毆蛇龍而放之菹然後人得平土而居天地之間滄熱而蕭瀨之下足它恙於是教之巢穿以避之此百姓之所與也猶未艾也生者有所需焉故多寒也為之羽皮以禦之多傷也為之火食以遂之多疾也為之醫藥以濟之多滯也為之泉幣以行之不疏也為之歌舞以道之不通也為之舟楫

以郵之相傾也為之符璽以信之相奪也為之權衡  
以平之無爪牙以自衛也然後為之城郭羽皮之不  
給也然後為之布帛木處而顛土處而病然後為之  
棟宇為之祭祀以致其報為之刑政以率其壞為之  
車輿以佚其體為之棺槨以厚其終以至為網罟為  
耒耜為杵臼為弧矢為鯢鯢為茵幄為澧洛范金合  
土堊竈泄井黼坐鼎食鞬牛乘馬兜矛劍戟重門擊  
柝各以智巧變而通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

防因其時而極其用生生必具然後夫人知有生之  
為貴養生送死無憾然後人得安其生而樂其化此  
教治之大基也是豈有不善邪降及它時不原其故  
乃至窮耳目之好以徇人刻生民之脂以自奉傾宮  
璇臺不足處則更為之萬戶千門合宮龍鷁不足乘  
則復侈以錦颿珠兩南河西苑獵車千乘織金鋪翠  
費動萬計撞萬石之鐘伐雷霆之鼓窮日卜夜有不  
足以既其懽弗聞天下之嘆嗟而施施自以為樂天

道惡盈蜉蝣闕閱而何能以久生乎桀紂幽厲秦政  
石虎高緯叔寶齊昏隋煬之流亦可以鑒矣惜哉夔  
龍稷卨伊周孔孟分則人臣而安時處順不失天下  
顯名夏癸商受魯桓齊穆人君也而清虛者猶商其  
有禽獸之心惟其見善不明恣人欲滅天理物至而  
人化物爾物至而人化物則其夜氣不足以存夜氣  
不足以存則其違禽獸不遠也嗚呼物之感人無窮  
而人之受用無盡若以為足今固不啻足若猶未也

雖萬此其足邪顧是數主之所盡力又奚足為美好哉逐物喪我特不思而已矣然則如之何曰吾不為奢亦不為儉使為儉則齊鸞永泰之間分裏蒸餘阜焚灤梁衍大同之際豆鬻布帳雖唐虞何以加諸吾無取焉必也當其分適其數而已矣

### 蜀山氏

蜀之為國肇自人皇

世本楊雄蜀紀華陽志本蜀論等語

其始蠶叢拍獲

魚鳧各數百歲

見蜀紀號蠶叢帝拍獲帝魚鳧帝或作折護與伯雍者非寰宇記作伯禽尤疎

號蜀山氏蓋作于蜀

今成都

蠶叢縱目王瞿上

瞿上城在今雙流縣

南十八里縣北有瞿上鄉

魚鳧治導江

今眉之彭山縣北東二里有魚鳧津南北入郡志云犍為

有魚鳧津廣數百步

逮蒲澤俾明時人氓椎結左言不知文字上

至蠶叢年祚深眇

揚雄記云二萬四千歲杜甫云二萬八千歲蜀記等言魚鳧等君治蜀八

萬年蓋難取据俾明記作開明非

最後乃得望帝杜宇實為滿捍蓋蜀

之先也

杜宇鰲令說詳餘論司馬貞以杜宇出唐杜氏後妄舊記有女曰剗從地出為宇妃按女剗乃

梁氏女詳餘論受禪在丁卯八月三日

自叢以來帝號蘆保

一作廬帝保帝今廣德之建平

有蘆保圩蘆保月圩未明何始時代久近詳餘論

其妻曰妃俱葬之

永明二年蕭鑑剗益

治園江南鑿石冢有椁無棺得銅器數千種玉塵三斗  
金蠶地數萬硃砂為阜水銀為池珍玩多所不識有篆  
云蠶叢氏之墓鑑責功曹何佇墳之內無所犯于上立  
神衣青衣即今成都青衣神也開明妃墓今武擔山  
也本曰武都在府西百二十步周三百五十步云妃始  
武都男子化為女美艷開明尚納之不習水土欲去王  
作東平之歌未幾物故既葬表以二石闕石鏡武陵王  
蕭妃掘之得玉石棺中美女容貌如生體如水掩之而  
寺其上鏡周三丈五尺樂史云厚五寸徑五尺今杜宇  
廟在益治北五里永平橋西齊建武中劉季連自灌口  
徙城內  
昔黃帝為其子昌意取蜀山氏而昌意之子乾

荒亦取於蜀山氏繼其後葉

益山記岷山禹廟西有姜維城又西有蜀山氏女居

昌意妃也本曰蜀山會西北九十里其會州周置喜為  
茂州今茂之汶山有眉山樂史亦云昌意娶蜀山氏也

及高辛氏以其少子封蜀則繼之者也

昌意遜居若水元囂降居江水

而禹生石紐其地皆在蜀蓋五帝時嘗合中國世本謂蜀王每世相承為黃帝後而通典以蠶叢伯雍為帝世之支樂史從之謂歷夏商至周始稱王因前誤云秦惠文元年蜀人來朝八年

伐滅之

初蜀道相攻來告急司馬錯請伐之見史記

始降侯云

使陳莊相之蜀遂屬秦窠

字記梓劍引常璩云靜王五年秦大夫張儀司馬錯從石牛道滅蜀閬中縣引作順王五年

嗚呼山川設險此天地之所以限疆界也嗟人之生

雖聖且智其精神固有限劑而洞地之不可極今古

同也奈何多欲之君溪心壑志貪以取敗然後百罅



啟而天地閉矣予讀揚雄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  
中國者夫蜀之為國富羨饒沃固自一天壤也西番  
東漢北秦南廣一障之隔自生民以來君君世世蜀  
不知有中國而中國亦莫知有蜀五帝以來羈縻服  
外蜀固不為中國少而中國亦不為蜀不足也逮安  
王時蜀王貪恠求欲無厭故秦惠得以圖之飾妖饒  
之子劉怪誕之牛以誘其衷而後褒余之路棧笑以  
故秦人得蜀之賢而遂併天下自是蜀山不閉莫有

其有至於今為中州則貪求之所致也一自中國之有蜀也固不可謂之無利也然而風動之辰常先他國而綴靈府一或入保則無復中國之所有者是其為國固鬼神之所作也予既讀蜀紀而感夫蜀之所以通中國者及讀陳子昂之疏而又幸蜀之不通於吐番也夫吐番之於蜀猶昔日之秦於蜀也方其挐唐之兵大戰則大勝小戰則小勝幾十載矣未嘗亡一旅也以薛仁貴郭待封彪武之將屑十萬之衆於

大非之川一甲不歸以李敬元劉審禮廊廟之宰辱  
十八萬衆於青海之上竟不能俘一醜而關隴為墟  
可謂彊矣然其垂羨全蜀之珍如是之久而不得食  
者徒以山川之阻絕而障塞之不通也胡為議者欲  
以梁鳳巴蜒之兵開蜀道繇雅州以討生羌而襲吐  
番夫羌人固未易討而昔者東漢之所由喪敗者也  
嗚呼其亦幸而不成歟萬一生羌可破而蜀道遂開  
則蜀之瑤庫自此轉而西矣使我而得吐番其財固

不足以裕國其地固不足以穡也而徒戮無辜之民  
竭有常之帑以徇之爾其或得之而得以穡亦何異  
於釋近熟而創遠業乎又何異於舍已之田而芸人  
之田者也況已之田舍矣而它人之田未及芸邪昔  
者漢之武帝好大而喜功使者張騫乃反誇以西域  
之富於是噉兵以爭之四十年間中都之財賦夏國  
之生靈略盡於西域矣非不得其地也得朔方之郡  
而自不能以耕也非惟不能耕也得朔方之生而棄

上谷造陽之熟以予胡矣其所以危士臣以締怨者  
得大宛良馬數十而已使齊楚之巨擘怨而交訟所  
爭亦不啻是一何默邪嗟乎武之轍既覆於前矣而  
隋之裴矩又以西域之圖蕩煬帝之侈心於是親出  
玉門置伊吾且末而闕右蕭然始恃盛彊卒歸狼狽  
此魏公之所以傷之者也顧不韙歟予嘗言之溟渤  
漲洋此天地之所以限東徼也惡溪沸海此天地之所  
以限南徼也

惡溪在閩多厲毒氣中者溫屯嘔泄逾  
者脚輒腐弱其魚多鰐沸海常沸尤多

惡魚朔云炎洲貢者經之

陷河懸度之設乎西

自屬賓西行歷大頭痛山赤土身

熱之坂宋膺異物志云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冬月過之必有頭痛身熱吐逆之患驢畜皆然夏日則死山有毒藥氣之所為又有三池盤道經三十里又經烏陀四百里右懸度山只尺之路下臨不測法顯記在盤陀西南今葱嶺冬夏有雪即佛書言瀚海雪山者道有毒龍犯之輒颶晦飛礫過者少全

沙子之設乎北此天地之所以遮西而制北者也

沙子

在契丹後彌數千里乃者女真滅大遼其臣大石林牙挈其子三晝夜逾沙子立之數十年粘罕莫能近

激障霧于東維

東南瘴霧冒者多死其病如疫而重劇至七孔迸血故南方有大小法場

之號今越雋有瘴氣中之有聲着人人死着木木折曰鬼隙本山障之氣毒也界黑水于南

極

黑水在梁雍間涉者則脛黝黑

泄流沙于西陲

裴矩西域記自高昌東南去瓜州千

三百里並沙磧乏水草四面茫茫蓋西州之柳中路也又有一路自柳中縣南東行經大海之東又東南

度磧入伊州即裴所謂伊吾路今使郵所至高昌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不可準

記行者惟以人蓄骸骨驢駝糞為誌大雪即不得行或道見宮宇忽聞歌笑從之者多不反蓋魑魅也當

且末西北沙中夏則熱風為患惟老駝知之將作則聚鳴而擁其鼻口不則危斃今高昌客旅皆由伊吾

道  
決弱水于北澌此天地之所以界四維也

出陽關至于甸

路經陷河伐檉置中乃得度弱水亦陷河之類羽毛皆沈今川廣之界亦惟一小河淖濕而深今古不得

度蓋亦弱也

八荒之內奚有奚無八荒之外何窮何止古

之聖人一視同仁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是故  
人得其君則已矣請試舉一隅以憲之方昇明之二  
年倭王奉表以條其祖之勛謂東西之所服者二百  
九十有六國是固海東之國也倭王之所服者也其  
所不服者幾什伯君其盡制歟東毛人等五十五國  
西服衆夷六十六國  
渡北海北九十五國  
一云三百一十六國支顯西游道其所記亦數百國  
此于甸以西國也支顯之所知者也其不知者又不  
知其幾也智猛法盛之錄曇勇道安之傳審至之國



不下三四五百大延四域之使魏氏四道之賓所奏之國亦不下三四五百此世之未嘗聞者也是數千國者固俱樂土也其地可謂遠矣而其人亦未嘗有能道天之涯地之角者惡乎貪而不已邪

有海國說見餘論

慮亂者穿其頤志遠者刺其目黃帝堯舜非不能服遠也而所守者域服之外一無所事其在周公亦不過曰詰爾戎兵陟禹之迹而已夫禹聲教暨于四海而其制中國若是截也

舜授四凶于四裔羽山乃今海州崇山乃今澧州幽州則

今遼東而三危乃今渭水之源由今觀之皆為近地齊之伐山戎此特北平之地而當時已譏其遠伐韓愈之貶潮陽可謂遠陋蕭育之守張掖固已窮僻而今更為內地放臣遷客遂至編隸朱厓沙門島上猶以為未豈堯舜之心哉

伊尹四方之令狗國豹胡亦不過三十

有六國來者不可距往者不爾追又曷嘗勞吾萌宣吾府而奉之哉噫先王之政教其施於中國者蓋詳矣惟先王之政教以治中國則禹之所制不為少矣不由先王之政教則禹之所制猶將不異於戎狄彼以遠畧誇後世而不詳乎其內者是豈禹之心也哉

末世之君不知古者之所以為國而以貪求速敗豈不甚惑邪嗚呼其亦不聞蜀漢隋氏之事則已矣少有所知有不為之寒心哉

厖傀氏

厖傀氏後有厖氏傀氏

見元和姓纂

厖傀氏之迹學者必以

不著每以屬之皇神農後世遂謂神農為厖傀氏失之

渾沌氏

渾沌氏是為渾敦後有渾氏沌氏屯氏

見姓苑等姓苑三墳作混沌風

俗通作混屯姓苑云後去水為屯  
姓纂又有屯渾氏云太昊佐謬

若至于所謂盤古氏

異矣

盤古氏亦曰渾敦氏羅隱有渾敦氏施化之說謂  
盤古也如云支節為山岳腸胃為江河之類本出

三五歷  
紀等書

予嘗議三墳之偽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六韜之書

渾沌氏在昊英氏前及班固表古今始列之伏羲之

下應劭作書遂以為太昊之良佐三墳姓纂一皆因

之失其本矣昔者孔子謂子貢曰渾沌氏之治若予

與汝奚足以知之渾沌氏豈太昊之佐哉此班生之

失也雖然渾沌氏之治於今果何如邪老僊子曰古者被髮而無卷領以王天下其德生而不殺予而不奪天下之人非其服而同懷其德當是之時陰陽和平萬物無息蜚鳥之巢可俯而探也走獸可繫而從也蓋執中涵和除日無歲無內而無外者此渾沌氏之治也至其哀也鳥獸蟲蛇皆為人害是故迫其難則求其便因其患則操其備故常不必循器械不必因後世因時而有變易亦以輔萬物之自然而已矣

七十九代之君其為法不同而俱王于天下由此道也食也息也何久近之殊哉嗟乎舊國舊都望之悵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悵然况見見聞聞者乎夫有盛必有衰而衰者必復有冬必有夏而冬者必開此天地之化氣也今也覲古之人被畫冠服而企止者質厚魁偉重視深息氣象固已殊矣况三代之時乎三代之世聖賢自多而况出於其上者乎然則君子何獨於渾沌氏疑之哉彼將憮告

賜之言者吾不憚也

東戶氏

東戶氏之熙載也紹荒屯遺美好垂精拱默而九衆以

承流當是之時禽獸成羣竹木遂長

莊注云足其性而止無吞噬之心故

全物道上顏行而不拾遺耕者餘餽宿之隴首其歌樂而

無謠其哭哀而不聲皆至德之世也

見子思子淮南子云東戶季子之世

道路不拾遺耒耜餘糧宿諸畝首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宜也許氏云古之人君傳又作東扈或謂即夏之有扈謬矣人物表在炎帝之前魏文帝令叙黃帝于其後可知矣

前世之史患乎略後世之史患乎詳予述此書自遂人而下益詳蓋法之始禮之初政治可則不得不詳也遂人而上雖復著之有不得而詳者若夫上之號氏世姓多得之外書與夫封禪之文于儒書無所見雖或有之連蹇其文濛濛其說如風俗通之列僊氏始學篇之卷須氏皆誕謬無鞅者也

補史記作卷鬚

又有

得以僅存者如氏譜之吉夷氏莊子之冉相氏狝韋氏皇覽之巫常氏王潛夫之神民氏子思子之東戶



氏亢倉子之几蘧氏風俗通之帝疇氏和菟史之太  
菟氏鬼菟氏命歷叙之黃神氏拒神氏辰放氏皇談  
氏然皆不得攷其上下獨夏后氏之書注山水之所  
自多有諧其號氏者豈其人之所自出而迹之所麗  
邪以此諦其不誣也故予得以詳擇焉

皇覃氏

皇覃氏一曰離光氏兌頭日角格六鳳皇出地衡

春秋命歷

序  
在而不治官天地府萬物審乎無假是故死生同兆

而不可相陵

在者任之而已一而不黨命曰天放若有心治物則求彼天然直致于命任則物自

足矣虞書云在治忽亦任其自然而已故莊子曰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管子亦云先王之在天下民比之神明之德孔氏以來說者皆以為察其然哉在璇璣正非屑屑致察也在之而已

治二百五十

載

命歷叙云次民沒離光次之號曰皇覃治二百五十歲

至政之謂時至變之謂世時政再而僊世變三而復

三變則百年矣子曰善人為邦百年亦可以勝殘去

殺矣勝殘去殺宜若小然今也善人為之猶有待于

百年何邪世變之道然也男子生三十壯有立於是

始室父子相及是故古者三十年而成世如有王者  
必世而後仁蓋一世則變矣天時人事皆一更矣變  
極亂而為極治無生而為無殺至殘而為至安豈一  
朝一夕哉殘之勝殺之去故必三變而後復也五帝  
無殺者也三王無殘者也而五伯則無生也無安也  
伯一變而王王一變而帝帝則皇皇則道矣由無安  
而至於無殘無生而至於無殺必有漸也齊一變至  
於魯魯一變至於道風移世革宜必百年而後可也

今夫五月旱爍人知為暑也而陰實生之十月水霰  
人知為寒也而陽實始之治亂之變亦陰陽與寒暑  
也寒暑之期三月而移治亂之勢百年而復善歲之  
家知寒暑之必至故在暑而裘成在寒而絺成是以  
終身無寒暑之憂善世之君知治亂之不常故在安  
而圖危在治而圖亂是以畢世無阡危之患居今之  
世不變今之道雖與之以天下不能一朝居矣嗟乎  
自有君汜於堯如辰放皇覃遂人有巢為世之期皆

逾二百正所不論而義炎若黃帝顓頊唐虞且不下  
於百年天下大治由堯而來三千年間百世矣紀載  
之不可明紀者蓋亦時有之矣四海之內或合或離  
或治或隳或唱或隨或強或羸一二世而其風已替  
固未有兼世而能一其風俗者雖有名世繼世而興  
猶必化之一洽教之一浹而後民之情始可以一變  
其繼周者苟能不替則雖民如夷狄三變而帝道可  
期矣觀時會通豈欲速之功哉奈何國無百年之世

世無百年之道以其代有賢不肖奚啻相灑茲文王所以望而未見時之難人之難此治世所以常少亂世所以常多先王之治所以不務廣地而務詳其政教誠以天下之治難乎其變復也子曰博施濟衆堯舜其猶病諸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斯先王之政也五十者帛七十者肉則少者有不

帛而不肉矣班白者不負戴則少者不免於負戴矣  
聖人之心非不欲少者衣帛食肉不負戴也而所養  
有不贍此病施之不博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則江  
漢之民無鰥寡矣老有所養幼有所長則江漢之民  
無孤獨矣數罟不入汚池則魚鱉不可勝食矣斧斤  
以時入山林則材木不可勝用矣斯先王之政也然  
江漢之域鰥寡孤獨無失養則遠人有失養者矣九  
州之內魚鱉草木無不若則遠物有不若者矣聖人

之心非不欲九州之外鰥寡孤獨皆得養魚鱉草木  
咸若也而所治有所不及此病濟之不衆也博施濟  
衆此堯舜之所以猶病之也惟易有言既濟亨小無  
欲濟世而不至於大則吾之仁有不盡矣仁有不盡  
則吾之施有不可得而必矣施不可必則天下之寒  
饑屈枉厄窮而無憐者何時已邪見其生則不見有  
弗及矣聞其聲則不聞有弗及矣況其遠邪是以先  
王不務廣地而於吾之所制每致其詳於吾所制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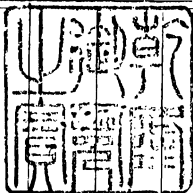


致其詳則四海之內將有聞風興起視則而視效矣  
然則修己以安百姓是必勝殘去殺而後可也而矚  
者曰埃河之清夸者又曰日月冀爾是故或七八年  
或五六年或三四年不至於大敗極亂喪亡相仍不  
止則其視義炎黃帝辰放皇覃也何啻朝菌與螟蠅  
哉今而匹之不亦悲乎此予所以贊古人之久治而  
每為之三太息也

啟統氏

啟統氏別無攷見獨起居舍人章衡運紹記若通載  
有之而乃序之尊盧氏之後觀衡自言歷觀四部古  
人圖籙其亦有所取矣嗚呼治古盛德之君未有聞  
焉者多矣豈非地寧天澄物無害生萬庶涵泳春風  
之中而不知所以為稱邪草木以土為生而不知土  
魚鱉以水為命而忘其水是故聖人父母萬物澤及  
天下而不知其誰氏上清玄格曰大道似不肖盛德  
若不足韜光晦迹自翳其身而人不知其啟統氏之

謂乎



路史卷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路史卷五至九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監丞臣張曾炳

謄錄監生臣劉為幹

欽定四庫全書

路史卷五

宋羅泌撰

前紀五

因提紀

吉夷氏

吉夷氏後有吉氏

見姓譜

几蘧氏

几蘧氏之在天下也不治而不亂狗耳目內通而外乎

心知人間世云夫狗耳目內通而外于心知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其散者成玄英云狗使也能令根竅內通不緣于物境精神安靜志外于心知則外遣于形內忘于知鬼神宜附而舍止矣几蘧者三皇以前無文字之天下之人惟知其母君言伏羲几蘧行之以終其身也

不知其父鵲居鵲飲而不求不譽晝則旅行夜乃類處及其死也橐籥風化而已令之曰知生之民天下蓋不

足治也

亦見亢倉子

天下莫難于無事莫險于有為然為治者多幸有為之成而鮮知無事之為貴夫以一體諏之藥石具而

無所用之曰安至于天下雖有聖智無所用之謂平  
及夫費萬金之方著千人之能亦已幾矣故善攝生  
者無已急之功而善治世者無致平之效彼几蘧氏  
之治蓋以無事治者也是以後世罕儷焉

狶韋氏

昔莊周討道之大神鬼神帝生天地可傳而不可  
受可得而不可見而首言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  
羲氏得之以襲氣母此所謂神帝也傳者謂是文字



之前帝者之號得道以馭羣品提挈兩儀者也仲尼  
曰狶韋氏之圃黃帝氏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  
曰圃曰圃曰宮曰室適世薄也是則黃帝氏之前矣  
而或者疑即商之豕韋夫所謂挈天地者豈區區伯  
据之雄所能克哉且昔夫子嘗問于太史大弼栢常  
褰若狶韋矣豈亦商之豕韋哉

集韻狶韋音絺李軌  
說太史官名音治

今丹壺書繼諸几蓬氏之後四世則古固有同名而

同氏者豈得謂其有一而廢一哉

發揮有同名氏辨

有巢氏

太古之民穴居而野處搏生而咀華與物相友人無妒物之心而物亦無傷人之意逮乎後世人氓機智而物始為敵爪牙角毒槩不足以勝禽獸有聖者作棲木而

巢教之巢居以避之號大巢氏

韓子云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獸衆人不

勝禽獸蟲蛇聖人有作構木為巢以之羣居天下號曰有巢氏人食果蓏蠃蠃腥臊臭惡聖人作鑽燧取火以

化腥臊天下

其為民也登巢椽

東征賦云登巢而椽蠃注謂上古無宮室

不知教化之時也曹植遷都燧覽乾元之兆域本人物乎上世椽蠃蛰而食疏撫毛皮以自蔽蠃與羸同武戈

切鰲力兮  
切椽琢也

惰食鳥獸之肉若不能餘者飲其血啜其膍

茹其皮毛未有火化捆橡栗以為食草棲木末令之曰

有巢氏之民

禮存三古玄酒以祭薦其毛血之類是上古之禮醴醢以獻薦其燔炙之類是上古

之禮退而合烹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簋簠籩豆鉶羹則純乎後世

先是時民稔血食而

有爭心有剝林木而戰者矣

呂春秋儀禮正義謂有巢氏時

勝者以長

長猶不足涖之則就其無欲者而聽令焉又不足以定

之于是刻木結繩以為政

高氏小史謂刻木結繩以記事為燧人時非

木皮

未委于復塞其羽革紩衣孿領著堊冒以賁體

見呂覽周公告

成王云古人冒而旬領謂三皇時以冒覆頭旬領遠頸至黃帝作冕其制遂明故儀禮正義云皮弁以白鹿皮為之象上古也三皇前君以冒覆頭旬領遠頂至黃帝始制軒冕

民之葬者猶未詳焉

過者願泚于是厚衣之薪而瘞之不封不植也掩覆而已喪期無數也哀除而已其政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

下故天下之人不歸其服而歸其義

晏子云古者秩衣摩領而王天下其

義好生而惡殺節上而羨下天下不朝其服而歸其義有處層巢窟穴而王天下其仁愛而不惡予而不取天下之人不朝其

治三百餘載

外紀云百餘年或云百餘代萬八千年或云萬二千

室而歸其仁

年栖于石婁之顏

遁甲開山記云石樓山在琅琊昔有巢氏治此山南注城陽縣東北有婁

鄉是然于琅琊遠矣而又汝之梁縣有石樓山按今隰州有石樓縣本曰土京隋又改曰石樓東南六十有石樓山此天寶七載詔有司于肇迹之地置廟春秋二享宜是

與遂人氏同

天下有自然之勢其未至也必至而其既至也不復輕清之必上重濁之必下此天地必至之勢也世之日偽俗之日澆此勢之必不復也彼有血氣者必有爭爭則鬪鬪而不勝必至于剝林木林木未利必至于造五兵五兵之作其可復乎有甚而已自剝林木

而來何日而無戰大旱之難七十戰而後濟黃帝之  
難五十二戰而後濟少昊之難四十八戰而後濟昆  
吾之難五十戰而後濟牧野之師血流漂杵齊宋之  
戰龍門溺駭延于春秋以抵秦漢兵益以熾戰益以  
多而儒者之談必曰去兵謂仁義之君無事于兵而  
自治嗚呼是欲禍天下于兵戈者也夫國無大非兵  
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是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  
無有偃兵昔者魏武侯欲為義而偃兵徐無鬼以為

不可曰為義偃兵是造兵之始也君自此為之則治不成西夏非兵而廢祀于陶唐徐偃非兵而殄世于曼楚晉諱戰而國棄于劉聰梁諱戰而錄亡于侯景一夫作難萬衆潰弊天下無兵汙未見無禍者是可去邪傳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者先王之所以威不軌而昭文德也幾微之權死生之地而聖人之所謹焉者今而曰俎豆干戚可以為矣何事魚麗夫如是則消鋒鏑鑄金人足以為治

而司馬炎不生事于晉蕭俛段文昌之儔不生事于唐矣作易者曰以此毒天下而人從之吉岐雷俞扁不惟復苓之養性也而却痼攻積巴菽俎葛猶不得而後之以毒攻毒有至仁焉是故善去兵者不去兵道德仁義素著于躬禮樂教化日漸于民其所以為萬世帝王之業者固自有然然一罅之或闕則固將有乘之者出此卒伍之法蒐閱之時擊刺之具侵伐之典所以必修明于閒暇之日謂之有政俎豆之中



有軍之容固非徒俎豆也干戚之內有兵之備固非徒干戚也有軍之容是故萊人不得以兵劫有兵之備是故苗民不敢以勢抗今顧曰舜孔未學豈書生所知哉成安君號儒者稱義兵者無事詐謀奇計卒為韓信斬之泚水之上是以聖王以戰去戰非好兵也不得已而後動不敢為主而為客非去兵也不得已而後應而漢祖平成之困唐宗安市之屈失于黷也陸機河橋之敗房瑄陳濤之奔失于易也惟非兵之咎也必也主以

仁義擾以信禮不得已然後用如舜文之當然范蠡  
之審諦馬服之不敢易言王忠嗣之本不生事如是  
可矣又何必去之然後為仁義與若蚩尤之斬又秦  
趙之阬夷曾不足為齊晉道又烏足以言兵邪彼光  
武之欲三十年不言蓋有為而發也

遂人氏

不周之巔有宜城焉日月之所不屆而無四時昏晝之  
辨空同之北北極鍾火之山地數百里無日月之光猶  
蜀之陋天常雨少出日者王子年云去都萬里有申

彌國近燧明之國地與西王母接以故燕昭王游于西王母燧林之下說燧皇鑽火之事西王母國名詳餘論

有聖人者游于日月之都至于南垂有木焉鳥啄其枝

則燐然火出聖人感之

廣土自有不見日月之處予嘗論深山四時早晚與平原之不

同非若佛書所謂夜摩天之類拾遺記云燧明之國不識晝夜土有燧木後世聖人游于日月之外以食救物至于南垂觀此燧木有鳥類鶚啄其枝則火出取以鑽火號燧人氏在包羲氏之前蓋火山國也山海經言火山之國雖經霖雨其火常然即今武周連渾府之遙火山也故代割雄勇為火山軍亦猶梧州火山之火

是仰察辰心取以出火作鑽燧別五木以改火

詳發上

古之人茹毛而哺血食果蔬鰾臙腐餽漫內傷榮衛

殞其天年乃教民取火以灼以炳以熟臊胜以燔黍捭

豚然後人無腥臊之疾

祭禮作其祝號薦其血毛腥其

謂豚解俎之禮記正義云先燒其石令赤以黍與豚加于上而灼之或疑神農始藝五穀神農廣其事爾人

民益夥羽皮之茹有不給于寒乃誨之蘇冬而煬之使

人得遂其性號遂人氏或曰燧人

以鑽燧故古史攷云鑄金為及民大悅號

曰燧人禮舍文嘉云燧人氏鑽木取火炮生為熟令人無有腹疾遂天之意故曰遂人典畧云燧人鑽木取火

免腥臊變熟食人事也白虎通義云取火教民熟食制養禮性避臭去毒謂之燧人順而不一于

是窮火之用而為之政春季以出樵終以納異其時也

以濟時疾鬱攸之司九變七化火為之紀謂木器液于

是范金合土為釜重作炷高甌甑成物化物而火之功

用洽矣

季春心昏見于辰而出火季秋心昏見于戌而納火故尸子云遂人察辰心而出火亦見中論

夫心見于辰則火大壯故季春禁火有辨見發揮

當是時也天下多水教人以

漁尸雉出四佐以代天理物乃大臣職

天皇輔有三名故皇帝象天文

以制官賈公彥謂伏羲之前雖有三名未必其立官位至黃帝時名位乃具爾

命明由政乎陞

級宋均云辨等畢旒辨乎方色

分正方俗論語摘輔象云必有受稅俗注云受

稅賦及徭役所宜必畢

成博受乎古諸

都鄙之事摘輔象注云受古諸

古通用史通莫不必聘

侯之事按孟諸志作明都知裏為有據云隕藍錄乎延嬉延長嬉福也蓋謂

祀之典肇于上古人所飲食必先嚴獻未有火化茹毛飲血則有血毛之薦未有麴蘖汗尊抔飲則有玄酒之

奠施及後王禮物漸備也藍一作丘四后職而天道平人事理摘輔象云

四佐出洛言生知出于天而四佐洛產也龍圖呈瑞龜字効靈見畫錄于是占

建而正方王希明太乙金鏡云燧人氏占握幾矩表計

寘圖矩也演命明道經注云矩燧皇謂指天以布躔而

齊七政康成云矩法也言燧皇持斗機運轉之法本天

書刻石而謂之爾刻言蒼精渠肩之人能通神靈之意也七政詳慮記主禮斗威儀以為五音二少主君臣父

子夫婦政少宮主文少商主武法斗  
而為七政七政之禮立迹所興也  
始注物蟲鳥獸之

名春秋命歷叙云伏羲燧人始名物蟲鳥獸夫物蟲之  
名必與物合如牛之曰牛魚之曰魚名之則必承之

以至草木亦莫不然蓋聖人有以與物合一黃帝正名  
百物夏禹主名山川而此道後世不復有能知者非無

其人世通國之輕重以轉民之貨  
管仲曰輕重安施對  
自隱也

曰自理國伏羲以來未有不以輕重而成其至者曰燧  
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對曰燧人以來未有不以  
輕重而為天下者也故通典云自燧人逮三王皆通輕  
重之法以制國用是則制貨以權輕重生民以來燧人

已通人滋反醇情欲蠢動好嗜外迫則冒禮而忘形以  
貨矣

賤其神乃制男子三十而取女子二十而歸  
一云女二  
十五王充

以為法制張設未必奉行陋也逸禮本命篇云太古男  
五十而娶女三十而嫁中古男三十而室女二十而嫁  
地官媒氏掌萬民之判男三十而娶女二十而嫁蓋本  
乎此書大傳孔子之說亦然白虎通謂男三十筋骨堅  
強任為人父女二十肌膚充盛任為人母合為五十應  
大衍之數以生萬物也陽奇而舒故三終陰偶而促故  
再終三天

兩地之道以息其民為之進退以耻其凡是故父老而  
慈子壽而孝著之世姓而法自是作禮由此顯矣

禮記疏云

尊卑之禮起于遂皇氏云禮有三起禮事起于遂皇禮  
名起于黃帝通歷通典等皆謂燧皇始有夫婦之道蓋  
始著其禮爾孔演明通經注云燧皇謂人皇在  
伏羲前風姓始王天下者是燧人已著姓名  
治律嵩

高之石室以火著記

古史攷云有聖人以火德王造作  
鑽燧出火教民熟食號曰遂人伏



氏書以燧皇與羲農為三皇云遂人以火紀火為陽尊  
故託遂皇于天伏羲以人事紀故託羲皇于人神農以  
地力紀故託農皇于地天地人之道備而三五之運興  
矣應氏之說亦然故康成六藝論以遂皇為人皇云易  
者陰陽之象天地之所變化政教之所生自人皇初起  
故穎達謂禮自人皇遂人梁主書起自軒轅而同以遂  
人為皇其叙五帝則自黃帝至堯而止舜弗預焉謂二  
舜非三王亦非五帝特與三王通為四代斯亦妄矣二  
百有三十載六藝論云遂皇之後歷六紀凡十一代乃  
至伏羲始作十二言之教注言遂皇在九  
頭之前非也貞源賦云燧人子孫相承二萬一千年至  
伏羲而世紀燧人氏沒包羲代之古史攷燧人次有二  
姓乃至伏羲與六藝論不同穎達  
疑是三姓而為九十一代俱妄

贊曰

粵有大聖游于南垂別火滲代違其羽皮以炮以燔與人遂性占建握機方屢以正式通輕重遠近化居四佐授職小大以孚男娶女歸以息以耻父老子壽禮由顯矣

顏子將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問焉子曰善哉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故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者不可以損益也吾恐回與齊侯言黃帝堯舜之道而重之以遂

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諸已而不得則惑矣遂人之  
言久矣不得而聞矣舍者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  
弟弟夫夫婦婦而已矣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夫婦  
正而天下定是故遂人之制男女必致其詳紆觀乎  
此然後知後世婚娶之道生也夫元氣之所孕始于  
子立于已子者字之始而已者包之始也自子推之  
男左行三十而立于已女右去積二十而合于已正  
陽也陰實從焉是故聖人因是而制禮三天兩地自

然之數妃也自己而壬之男十月毓于寅女十月毓于申申為三陰寅為三陽故年運起焉日生于甲月生于庚日月西東夫婦之象也甲統于寅庚統于申

是故陰陽之合必以正將以順性命之理爾

男子陽火元氣

起戊子三十丁巳十月至丙寅此火生木也女子陰水元氣起庚子二十辛巳十月至壬申是為金生水也  
嗟乎斧斤以時入山林則木得其性而材不可勝

用矣先王之制得其時故人皆迪智而壽命長及下之世不知乎此動違其時是故殘其生賊其性而每

至于天折韓稚有言鑽火變胜之下父老而慈子壽而孝義軒而降屠屠焉以相誅滅淫于禮亂于樂囂薄澆偽淳風燧矣而或者謂南地薄殘婚宦及早而王肅之徒遽取服經謂三十二孔子以為禮之極豈聖人之制法哉雖然景公胡為而不足語邪彼受弑兄者之立也而遂相之愛荼之世也而遂立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一乎此其所以發為政之問而孔子告之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者誠以景公于此

有所不至故也然則景公果足以遂人之道告乎至  
彼妄士不知其君而夸焉者又多矣孟軻氏之欲齊  
王湯武宜也而公孫鞅遽以帝道說秦孝公何邪抑  
不知孝公之不足以帝道說邪亦鞅之所說之帝道  
厲邪握鉅而兼金售皆穿窬之盜也若人者非惟不  
足以知顏子亦不足以知孟子

庸成氏

庸成氏庸成者垣墉城郭也

庸以兵城從戍古  
墉城字只此作

羣玉之

山平阿無隘四徹中繩庸成氏之所守先王之冊府也

穆天子傳阿城阿隘阨一作徹冊府所在庸成是立故號曰庸

成氏云容成者非也

杜甫云容成氏中央氏尊盧氏輩結繩而已百姓至死不相往來或

作容成蓋以黃帝臣有容成疑其為一而繆

方是時人結繩而用之

子夏易傳曰上

古官職未設人自為治記其事將其命而已故可以結繩為九家易云古無文字其有約誓之事事大大其繩事小小其繩結之多少隨物衆寡執以相攷鄭云事大其結事小小其結亦意逆之說爾今吐番犬羊同猶以刻木結事

其民僮蒙莫知西東摩唇辱食而莫知其

止息託嬰巢中棲糧隴首虎豹可尾虺虵可踉而人無

有相媚之心

淮南本經

實有季子其性喜淫晝淫于市帝怒

放之于西南季子儀馬而產子身人也而尾蹠馬是為

三身之國

市特貿易衆聚之處張華所記本出括地圖季子乃其名爾子思子言東戶季子是也說

苑云翟馬生牛牛生馬封荼曰是雜牧也按秦本紀孝公二年翟馬生人唐乾符二年河北中和元年長安亦嘗有此

庸成季子之事何其怪邪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

德凡事在大故地大則有堂祥岐母羣怪大翟不周

山大則有虎豹熊羆螭蛆而況又有大者乎無物不



有而後為天地無事不具而後成世道由是而究之則非常之故不慮之變皆適然而已矣是以太公有云天之為遠矣地之為厚矣人生其間各自利也何莫之有乎夫使世俗而能常有其有是乃溟滓鴻濛世以為主莫之有七十六聖矣嗚呼天地之間信何莫之有乎奚物而為常奚物而為怪通之則物我一也不然吾值我非怪邪天下之物固不以自怪也必值我而後怪始未常識遇之皆可為駭惑怪固在我

不在物也昔叔山無知且以孔丘為桔于淑詭眩怪者而況于凡乎凡人之情易放而難求子不語怪豈不言邪正自難言之爾

有挾怪而問者皆不之告慮其惑也讀如吾語汝之語

申生之託狐突彭生之蠱齊侯與夫秦謀七日而蘇荀偃視不受舍晉樞牛吼伯有介馳先民紀載良不少矣四海之下兩頭四臂九首六足兩口獨目三身二體旁口反唇交脛反踵馬首狗蹠三瞳四舌四耳三角結匈歧踵半體聶耳毛身玄體貫匈離耳無腸

蜚頸羽民尾濮豕豕狗頭厭火流鬼野义落刹克牝  
其間北方有不釋之冰南方有不死之草東方有君  
子之域西方有殘刑之尸寢居直夢人死為鬼豈得  
謂之無邪

落刹羅刹也國在婆利東  
與林邑為市說見餘論

聖人慮天下之

狃于惑也是故窮天下之故蹟事物之變推至道開  
逕庭以引之正然而祥桑蜚雉有蜮載鬼之類尚筆  
于經是豈以夸世哉此其有以見天下之蹟知鬼神  
之情狀者也而世之人以其昏昏乃復邈邈務怪不

已殆乎夫不極其變則常固不可名不盡其故則心固不可保極天下之異而歸之正則正者不能以復異矣伯益之所記齊諧之所識予正恐其未廣也使世人知物我之不殊同異之一貫則怪亦常矣又奚俟于覩流屨而太息哉荀卿子曰可怪矣而未可畏也聖人以為常而衆人以為怪是不可不諫也未信而諫則人不與茲故因之以怪焉

右因提紀凡六十有六世

路史卷五